

炉边话

清史

从朝堂到市井



金性尧◎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炉边话

清史

从朝堂到市井

金性尧◎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炉边话清史：从朝堂到市井 / 金性尧著. -- 天津：
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9.5

ISBN 978-7-201-14386-6

I . ①炉… II . ①金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 - 清代 - 文集
IV . ① K249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302505 号

炉边话清史 从朝堂到市井

LUBIAN HUA QINGSHI CONG CHAOTANG DAO SHIJING

金性尧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刘 庆
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
邮 政 编 码 300051

邮 购 电 话 (022) 23332469
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 tjrmcbs@123.com

责 任 编 辑 章 赖

封 面 设 计 王 鑫

制 版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620 × 889 毫米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115 千字

版 次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9.00 元

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

图 书 如 出 现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, 请 致 电 联 系 调 换 (022-23332469)



故宫史话	— 001	洪亮吉遣戍案	— 079
故宫三大殿	— 015	杭世骏故事	— 084
庶吉士的来历	— 017	定庵《咏史》诗的本事	— 088
年号与庙号	— 019	嘉庆间冒赈大案	— 091
督抚掇录	— 022	张文祥刺马案	— 095
明清的清算豪门案	— 026	关于张佩纶	— 098
己丑胜识	— 043	骂名穷九州的郭嵩焘	— 102
王鸿绪的密折	— 053	曾朴乡试掇录	— 108
太真生共可怜宵	— 058	梁士诒与洪宪	— 111
两遭帝怒的沈德潜	— 061	林氏父女	— 115
雍正帝之死	— 067	葛品连怎样死的	— 118
一士谔谔曹先生	— 070	木材商钻营盐茶道案	— 121
嘉庆帝与和珅	— 073	曾夫人出国	— 126
『二皇帝』和珅	— 075	金圣叹的《绝命词》	— 129

如何评价赛尔墩	— 133
王闿运掌故之误	— 140
《浮生六记》	— 143
《孽海花》 摘录	— 149
谈海日楼	— 154
赋得梅花	— 160
《饮水室藏书画录》	— 171
谈药汉阁	— 178
《章太炎全集》何时全	— 187
晚清外交官使欧剪影	— 191
旧事重提	— 204
关于《清史稿》	— 220
《清史稿》浮沉录	— 234

故宫史话

目前的人民首都，已成为国内外人士观光的一个胜地，而观光首都者，又必去游览故宫。但我们今天对于故宫的观点，也已不复是单纯的“为游览而游览”的趣味作用，而应该从它的建筑、创造、设计种种特色上，来重视它在劳动艺术中的价值，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，正如从克里姆林宫的辉煌的建设上，很具象地反映了俄罗斯的民族性一样。同时，我们还应该从封建的潜势力中解放出来，纠正过去一般人错误的看法，而使它成为崭新的人民的文物重心。本文写作的目的，即是在此。但一方面，也提示一点关于故宫的掌故和史料。

现在的故宫，大体上都是明代的建筑，明代的宫殿建造，则始于永乐十五年，因为明成祖朱棣，自北平率兵南侵，赶走了在

南京的他的侄子惠帝（允炆）以后，便迁都到了北京。迁都的理由，主要因了成吉思汗的后裔仍然自成部落，对于汉族仍然是一种威胁，所以需要时刻地来防范监视，因此在北方便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控制着。但派谁去坐镇这样重要的地方呢？如果派异姓的大臣吧，则将来万一拥兵跋扈起来，对中央必贻鞭长莫及之虞，而成尾大不掉之势；如果派同姓的诸王呢，则要是抄他的老文章造反起来，也必致天下纷扰，骨肉相残，故终于只好把京都搬到北京来，由他自己来坐镇。这样到了清兵入关，皇宫的主人自然换了爱新觉罗氏了。但除了更改几个宫殿的名称，及增筑一部分殿宇外，整个的皇宫轮廓，还是明朝的旧筑，而且连宫廷中的制度习惯，大致也是沿明代之旧。在这六百余年来封建帝皇盘踞的过程中，就发生了许多荒淫奢侈的故事，竭天下的民脂民膏，以供奉他们一人一姓的享受。单是清慈禧太后那拉氏六十岁生日时，所消耗的珠宝金銀，就达四百三十多万两银子，约合小米两万万多斤，等于十余万农民一年勤劳的所得。此外，封建统治者对于劳动人民劳力的榨取与奴役，我们在游览故宫的时候，也随处可见到种种遗迹，这里先拿故宫的陛石和琉璃瓦来说吧。

所谓“丹陛”的形式，凡到过故宫的人都已见过不少，用不着我再来说明了。我所要说的，是它所象征的封建制度的精神。它不但构成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深远的隔离，而且连得普通官僚也不容易接近皇帝了。在汉代还有三公坐而论道的事，到唐宋臣子见皇帝还比较自由一点。到了明代，正是封建政权最严峻的

朝代，朱元璋厉行中央集权，皇帝一不高兴，就可打大臣的屁股，于是大臣觐见皇帝时，只有远远地伏在丹陛之下，连头也不敢轻易地抬起来，以造成天威咫尺的专制空气。从前在丹墀内还列着“品级石”，用黄铜范成山形，上刻一品到九品的官员的职位，硬生生地用权力来分出人格的等级，构成森严的壁垒，制造各种的奴性与低能，像《官场现形记》中所说的“多磕头、少说话”的名句，借来形容那些跪在丹陛之下的官僚，刺猬似的缩做一团的情景，正是非常的切贴。但同时还要指出的，这些陛石的雕筑和搬运，又是榨取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智力和体力，消耗了多少人民的财富。像元代因北京附近为产石之区，即有采石局之组织。德胜门内的铁影壁，即是元代的石刻之一。明代的大石，则取于涿州房山，花斑石取于徐州。目前遗留的太和殿的丹陛，恐怕还是明代的旧物，而从丹陛的正中央所雕刻的花纹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劳动艺术的高度的成就，却为封建帝皇所掠为专有。因为在从前，这一部分是只许皇帝自身才能践踏的。

其次是故宫的琉璃瓦，这也是中国建筑中一个美丽的特色。如果站在煤山的高处，向故宫作一鸟瞰，尤其是在黄澄澄的太阳下，琉璃瓦泛着一片灿烂的金色，实在瑰丽极了。从前宫殿屋顶上的砖瓦，大都是着上颜色的，如汉代就用漆瓦，因那时候的陶器已有着釉的了。但正式采用琉璃瓦，见于著录的则为北魏。到金人时应用最广，在营造燕京宫殿时，曾动员兵士四十万、民夫八十万的力量。元代则专设机关经营，一共设立四窑，材料采自西山，

由水道运至正阳门外的琉璃厂。到明代则派太监们来专司其事。清代的琉璃瓦分青、黄、紫、蓝、翡翠等色泽，准许用的只限于宫殿、王府及寺宇如关帝庙、孔庙之类。其中蓝色的一种，是盖在皇帝守制或斋戒时所居的屋顶上。但琉璃瓦除了盖屋顶之外，还有应用到别的建筑物上的，其形式也更为绚丽生动，最著名的如北海及故宫的九龙壁、香山静宜园的琉璃碑坊、大高玄殿的琉璃亭等。听说目前一方明代的琉璃瓦，特别是黄色的，放在古玩铺中可以卖上好几万块钱，买主多是西洋人，大概想由此而观察中国工艺作品的遗迹。不过琉璃瓦最初还是从西域所传来，后来再经过中国的改良，其原料是用太行山脉中的矿产。这跟六朝华表上的具有着双翼的石兽一样，或许也是从希腊或西亚所传入。在这些地方，也可以考见中国民族对于外来文明的吸收融化的优点，而表现了劳动工艺者的特出的智慧。但从前一般统治者，一面对他们加以利用奴役，一面又给以鄙视冷待，以致他们都成为无名人物，比起今天天安门华表搬动时，对带头的徐荣同志大事表扬的例子来，就是一个极好的对比。

二

北京的城门，一共有四道，即外城、内城、皇城、紫禁城。皇城南向的正门叫天安门，旧时叫承天门，顺治八年重建改名。门凡五阙，“阙”字的意思是好让皇帝对之，时时引起补阙之心。

从前有所谓伏阙上书的，就是指在这些地方。而到了故宫以后，才知道原来是怎么一回把戏。不过古代陵墓前面的神道也谓之阙，汉代即有墓阙名。大约最初门观之阙，指的宫门御道，石柱之阙，指墓门神道，《古诗十九首》中已有“双阙百余尺”的话了。

天安门的名字，在目前特别显得响亮，尤其经过修葺后的那一片雄伟宽阔的广场，更有气象一新之感。在落日余晖之下，信步地在那里溜达溜达，抬头看看那澄碧如洗的北国的高空，和在夕照中闪闪作光的琉璃瓦，头上也许有成群的宫鸦，一路聒噪而来，然后又走向金水桥上，俯视那绿幽幽的太液池的碧波，风来时又吹起一片绿绉，那种恬静而阔大的气象，可以使人流连久之。就是在夜里，当林荫大道的街灯放着明光时，这种夜色也很可欣赏，因为它把古与今的色泽调排得很是和谐，也可算得新北京的一个新的游览目标了。

在清代，天安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逢到国家有大庆典的时候，于门楼上的垛口正中处，设一木制的金凤，将诏书由金凤口中徐徐地衔之而下。日本人印的《唐土名胜图会》中，还留着这图像。清末统治者儿童皇帝溥仪登位之初，也是用这仪式，那一天臣民还都到金水桥下去听宣读登位的诏书。由天安门再里面的一道南向的城门叫午门，即是紫禁城的正门，前接皇城之端门。午门上阁道明廊，盘回高出，旁筑翼然的两观。那正中的一座楼门，即俗所谓五凤楼。京戏的《珠帘寨》中李克用唱的“忆昔当年五凤楼……万岁爷一见龙眉皱，推出了午门就要斩首”的唱词，

固然未必可靠，但在明清两代，午门是大臣们遭殃受辱的地方。明代的“廷杖”，即是在这一走道上举行的，而廷杖是朱明的酷刑之一。魏禧《魏叔子文集·姜贞毅先生传》中，有记用刑的情状云：“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，左中使，右锦衣卫，各三十员。下列旗校百人，皆衣裊衣，执木棍。宣读毕，一人持麻布兜，自肩脊以下束之，左右不得动，一人缚其两足，四面牵曳，惟露股受杖，头面触地，地尘满口中。”据说在成化以前，受廷杖者皆不去衣，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帖，借此以示辱而已。但被刑结果，还得卧床几月而后痊愈。至正德初年，太监刘瑾弄权时，因憎恶廷臣，才去衣扑打，所以有就此被杖毙的。朱元璋在位时，还曾经在文华殿中，亲自鞫审过大臣，鞫审时即大加拷打。那些被打的大臣，如果昏迷过去时，据说饮以人尿可以醒过来。上引《姜贞毅先生传》中又云：“杖数折，公昏绝不知人，公弟垓时官行人，口含溺吐公饮之。名医吕邦相夜视公曰，杖青痕过膝者不治，吾以刀割创处，七日而痛，为君贺矣。半月去败肉斗许，乃苏。”明代的皇帝，素有十昏九暴之号，其中所设计的种种别出心裁的酷刑，今日在书册上读之，犹有毛骨悚然，如游修罗场，如进大屠门之感。而这时候的士大夫的尊严，也给这恐怖的独裁政权所摧毁了，所以有些人就设法隔绝宦海，逃避征召。然而朱元璋偏不放过他们，不准士人不做官，使得他们有进退无门，而又动辄得咎之苦。

到了清代，觉得廷杖是明人的一种虐政，乃改用跪受申饬。申饬照例是太监们执行的，这里面就大有出入。被申饬的大臣，

如果事先能向太监行贿，则到时候，太监就只说几句门面话了事。否则，就可以让你直挺挺地跪在坚硬石板上，从祖宗三代骂起，骂上大半天。据说有一个年老的大臣，在午门前饱受申饬回来，就此气得一病而亡。其实就是用屁股挨打的改用膝踝来受罪而已。我们今天在游览午门时，还依稀可以看到那历史的黑影呢。

其次，五凤楼之在明清两代，又是献俘的场所。在明代，曾经举行过一次极盛大的献俘礼，那就是正德帝之亲征宸濠归来，文武百官先迎接于正阳桥（今已拆去），将所俘之从逆者及其家属数千人陈列两旁，有些人则被绑着裸体反接，以白帜标姓名于首。其所俘馘的首级，也标白帜悬于竹竿，长达数里。正德戎服乘马，立在正阳门下亲加巡阅。其后行正式的受俘礼时，则在午门楼上。至鸣鞭讫，百官遂趋前朝贺，献俘而退。

还有那午门的门阙，俗称“明三暗五”，实际这暗门只具形式，不能开启。至于三道明门，出入也有严格的限制，中间的一道，自然只限于皇帝一人，左门由文武大臣出入，右门则唯宗室王公才能进出。明代皇城以内，外人例不得入；紫禁城以内，朝官不得入，奏事者只能至午门而止。现在的午门广场上，还立有“官员人等至此下马”的石碑。而所谓赏紫禁城骑马云云，实际只是坐在竹椅上，由人舁着以代步而已；从前一般大官们却看作了不起的恩荣了。《大清会典事例》中，载着王公大臣进紫禁城的四道门时，所带仆从人等，均有限制，并勿许走进景运门和隆宗门停立。而这种森严的限制和对立的结果，只是使深居宫闱的封建统治者

徒然成为一些特种囚犯，要他们怎样对民间疾苦能够了解或接触，自然是梦想了。

三

从午门再一直进去，现在称为中路的游览地方，便是太和、中和、保和的三大殿。这三大殿中，除了一点简单的机械的摆设之外，只是空荡荡的一座大屋子。它的性质，在清代却是最重要的，皇帝们在平时是不常去的，只有逢到元旦、冬至、万寿节日等日期才去。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，清代的培养官僚人才、牢笼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高的评骘机关，也是在这地方——这便是殿试。在清初考试士子的地点原在天安门外，后礼部请试于太和殿之东西阶下，若遇风雨，则试于殿东西的两庑。雍正元年十月那一科殿试时，天气甚寒，乃特试于殿内两旁，并传谕总管太监，多置火炉。此为殿内考试之始。乾隆五十四年，谕令改于保和殿考试，又准许令校尉代携考具，送至殿内，以后遂为定制。殿中设考桌，东西列十数排，因殿深棂密，光线又不充足，坐后排者遂阴暗不能辨字，只好纷纷迁出至殿廊了。而这些考桌，则像炕几模样，只能盘膝趺坐，南方籍的士子因之就大不习惯，于是有些人就自携特制的考桌入场。但自中左门受卷，须自负以入。而保和殿的殿基又高达数丈，石阶三层，上转数十级，始得升至丹墀，那些峨冠博带的考相公，大都气吁吁地叫苦连天。

由保和殿复向北进，是为乾清门，进了门就是乾清宫了。明清宫廷，即以乾清门为内外廷之分界，所以乾清宫也为内廷诸宫之首席。而皇帝平日的办公也多是在这地方。康熙雍正以前，本以乾清宫为寝殿；到了乾隆，则以乾清门为御门之所。御门即唐代之常朝，以每五日为期，凡题本大除授皆于此降旨。咸丰时因他有病，此典遂辍。至同治朝，连这虚应场面的故事，也已无再请踵行的了。

乾清宫建于明永乐年间，正德九年毁于火。起火的原因，则因这个纨绔天子，每岁以张灯为乐，内库中贮满了黄白蜡，而宁王宸濠又别作各式奇巧的纸灯，献入宫廷，悬挂壁上，宫廷中复多毡襆，而贮火药于其中，于是一勿小心，遂延烧宫殿了。起火时，正德犹往他的行乐窝“豹房”省视，回顾光焰烛天，还戏着向左右说“是好一棚大焰火”！皇帝们的趣味就是这样残忍奇特的。后来到万历二十四年三月，乾清宫又遭了一回火灾，翌年二月重建，阶墀皆以西山的白玉石为之，每一块长一丈，阔一丈二尺，厚二丈五，又凿为五级，以万人拽之。还日凿一井，以饮拽夫，名曰“万人愁”，可见这一役对于民间苛扰的程度了。

清代乾隆时，以乾清宫为视事之所，他的日常生活行动，差不多可以成一公式。今特录《国朝宫史》中所载的以见一斑：“皇帝每日视事，夙兴御养心殿暖阁，或御乾清宫西暖阁，及弘德殿，阅《列朝实录宝训》一册。辰刻进膳，阅王公大臣名牌，颁赐克食。既彻，乃披览内外臣工奏折，批发俟进止讫，下所司，随召见诸臣。

奏事太监承旨下外奏事处引进乾清门，以次赐见毕，乃升宝座，宣引见管部旗大臣，引见者各以前后为次，捧名签至御榻前跪呈，引班官按序引各官至丹陛上北面跪奏履历毕，退；皇帝降旨以签授大臣承旨退，皇帝还便殿。若幸瀛台等处，进膳办事亦如之。每日未刻进晚膳，阅内阁所进各部院及督抚提镇本章，上披览裁决毕，内阁票签酌用之，付本房照答朱批清字，翌日下内阁朱批汉字施行，日以为常。”用现代眼光来看，这套公式，正是集官僚作风之大成，而皇帝则又是官僚集团中最高的首领而已。其次是每日召对各大臣时，由军机大臣先入，至子时部院各以一笔帖式持折至东华门外少俟，门启，即随奏事官以入，至景运门内九卿房，以折匣及本衙门印片一纸，同交奏事官，奏事官登之于簿。少顷乾清门启，奉之以入，至内奏事处，交奏事太监以达御览。因这时还在深夜，所以乾清门的石栏上置有白纱灯一盏，递事者以此灯为表缀，若灯移至阶上，则即表示“事下”才不久，接着奏事官徐捧折而出，高呼着“接事”，于是就群集以俟，奏事官呼某衙门，某衙门的官员便上前，这就是清代内廷奏事之制。后来移至西苑，“接事”也在西苑门外侍卫处檐下举行了。

另外还有一件关于乾清宫的掌故，在晚明天启一朝。天启帝的父亲是泰昌帝，只登位一月就死去，于是乃立朱由校（天启帝）为嗣皇，这时他还只十六岁，却被泰昌的选侍李氏（时称西李，因尚有一东李）所阻住，乃由青宫旧侍司礼太监王安强抱而出。大学士刘一燊以乾清官方停着泰昌的遗体，请嗣皇暂居慈庆宫。

其后吏部等衙门疏请安梓宫于仁寿殿，移李选侍于后殿。因这时李氏还强居在乾清宫中，而一班大臣坚决要她出乾清宫。御史左光斗上疏中曾说“内廷之有乾清，犹外廷之有皇极，惟皇帝御天得居之，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”。科臣杨涟以次日嗣皇即将登基，更力争非要李氏立刻离去不可。天启也在敕书中对李氏说了许多坏话。结果，李氏自然斗不过这般男性的士大夫，一面又由王安等从中恐吓李氏，她遂没法再逗留，手抱所生的八公主徒步以行，临行时情形颇为仓皇狼狈，连所戴的簪珥之类，都为群阉所夺，哭哭啼啼地到了哕鸾宫。此即晚明宫闱三大案中的移宫一案，也正暴露了男性中心社会的特权思想和纲常主义。而晚明三大案中，嗣皇跟妃嫔的冲突即居其二，则也是封建皇朝中多妻制度贻下的恶果了。

四

乾清宫之前，其东出者为景运门，西出者为隆宗门，是顺治十二年所重建。隆宗门的椽桷上，着铁箭簇数支，门内外均有之，即嘉庆间林清之变时，林军杀入宫内时所遗留的。在内左门之东，内右门之西，有周庐各十二间，东西各有侍卫的直宿房，其西为内务府军机处的直舍，复西则为军机满汉章京的直舍。军机处（现在故宫内立有木牌指引），本为内阁的分局，雍正年间因用兵西北两路，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僕直者众多，恐防漏泄机密，

始设军机房于隆宗门内，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，后遂名军机处，因地近宫廷，可以便于宣召。军机大臣的召见无一定时刻，一日或一次或数次。军机大臣至时，预敷席于地，算是“赐坐”。而在乾清宫的东面，还有一个地方，值得游览者注意的，即是昭仁殿（原名弘德殿）。明代崇祯帝在李自成大军攻进北京后，就在昭仁殿中手刃其昭仁公主于此。当时周皇后已在坤宁宫自缢，公主的年龄还只十五岁，对之号泣不已。“上叹曰，汝奈何生我家，左袖掩面，右手持刀，主以手格，断左臂，闷绝于地，未死，上手栗而止。”腐败政治的结果，使十五岁的女孩子也未能免于此劫。到清代，乾隆下敕，将内府藏书中的宋金元明旧版书籍四百部，庋藏于殿内。其西为弘德殿，同治帝就在这里读书的；右为懋勤殿，则为康熙帝的读书之处，光绪帝变法时诏开懋勤殿，也即在这地方。

因为乾清宫在明清两代都是内廷的首殿，所以历来的故事也很多。像乾清宫的丹陛下有一“老虎洞”，虎中磬石成壁，可通往来。明天启帝曾于月夜率内侍玩捉迷藏，即潜匿其内。而这位蠢材皇帝少年时的顽皮，一向很有名。据说他性好走马，又好看武戏；喜欢盖造房屋，自操斧锯凿削，又好作油漆匠。每天与近臣辈朝夕营造，造成而喜，不久而弃，弃而又成，不厌疲乏。当他在斧斫刀削，解衣盘礴之时，非素所昵近的人即不得窥视。因此有些佞臣乘这时节，即从旁传奏文书。奏听毕，他即说：“你们用心行去，我知道了。”所以朝政便逐渐地给魏忠贤等所操纵蒙蔽了。